全唐文/卷092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司馬承禎

承禎，字子微，河內溫人。為道士，事潘師正，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，止天台山。武後聞其名，召至都，降手敕讚美之。景雲二年，睿宗復召之，固辭還山。開元九年十五年，元宗兩召之，敕於王屋山建陽台觀以居。卒年八十九，贈銀青光祿大夫，謚「貞一先生」。

請五嶽別立齋祠所疏

今五嶽神祠，山林之神，非正真之神也。五嶽皆有洞府，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。山川風雨，陰陽氣序，是所理焉。冠冕章服，佐從神仙，皆有名數。請別立齋祠一所。

坐忘論

夫人之所貴者生也，生之所貴者道也。人之有道，如魚之有水。涸轍之魚，猶希升水，弱喪之俗，無心造道。惡生死之苦，愛生死之業；重道德之名，輕道德之行。喜色味為得志，鄙恬素為窮辱。竭難得之貨，市來生之福，縱易染之情，喪今身之道。自云智巧，如夢如迷，生來死去，循環萬劫。審惟倒置，何甚如之？故《妙真經》云：「人常失道，非道失人。人常去生，非生去道。」故養生者慎勿失道，為道者慎勿失生。使道與生相守，生與道相保，二者不相離，然後乃長久。言長久者，得道之質也。經云：「生者，天之大德也，地之大樂也，人之大福也。道人致之，非命祿也。又《西昇經》云「我命在我，不屬於天」。

由此言之，修短在己，得非天與，失非人奪，捫心苦晚，時不少留。所恨朝菌之年，已過知命；歸道之要，猶未精通。為惜寸陰，速如景燭，勉尋經旨，事簡理直。其事易行，與心病相應者，約著安心坐忘之法，略成七條，修道階次，兼其樞翼，以編敘之。

信敬

夫信者道之根，敬者德之蒂，根深則道可長，蒂固則德可茂。然則璧耀連城之彩，卞和致刖；言開保國之效，伍子從誅。斯乃形器著而心緒迷，理事萌而情思忽，況至道超於色味，真性隔於可欲，而能聞希微以懸信，聽罔象而不惑者哉！如人有聞坐忘之法，信是修道之要，敬仰尊重，決定無疑者，加之勤行，得道必矣！

故莊周云：「隳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智，同於大通，是謂坐忘。」夫坐忘者，何所不忘哉？內不覺其一身，外不知乎宇宙，與道冥一，萬慮皆遺。故莊子云：「同於大通。」此則言淺而意深，惑者聞而不信，懷寶求寶，其如之何？故經云：「信不足，有不信。」謂信道之心不足者，乃有不信之禍及之。何道之可望乎！

斷緣

斷緣者，謂斷有為俗事之緣也，棄事則形不勞，無為則心自安。恬簡日就，塵累日薄，跡彌遠俗，心彌近道，至神至聖，孰不由此乎？故經云：「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」或顯德露能，求人保己；或遺問慶弔，以事往還。或假修隱逸，情希昇進；或酒食邀致，以望後恩。斯乃巧蘊機心，以干時利。既非順道，深妨正業。凡此之類，皆應絕之。

故經云：「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」我但不唱，彼自不和；彼雖有唱，我不和之。舊緣漸斷，新緣莫結；醴交勢合，自致日疏。無事安閑，方可修道。故莊子云：「不將不迎。」無為交俗之情故也。又云：「無為名尸，無為謀府，無為事任，無為知主。」若事有不可廢者，不得已而行之，勿遂生愛，繫心為業。

收心

夫心者，一身之主，百神之師，靜則生慧，動則成昏。欣迷幻境之中，唯言實是；甘宴有為之內，誰悟虛非。心識顛癡，良由所托之地，且卜鄰而居，猶從改操，擇交而友，尚能致益。況身離生死之境，心居至道之中，安不舍彼乎？能不得此乎？所以學道之初，

要須安坐，收心離境。住無所有，不著一物，自入虛無，心乃合道。故經云：「至道之中，寂無所有。」神用無方，心體亦然，源其心體，以道為本。但為心神被染，蒙蔽漸深，流浪日久，遂與道隔。今若能淨除心垢，開釋神本，名曰「修道」。無復流浪，與道冥合，安在道中，名曰「歸根」。守根不離，名曰「靜定」。靜定日久，病消命復，復而又續，自得知常。知則無所不明，常則永無變滅。出離生死，實由於此。

是故法道安心，貴無所著。故經云：「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」歸根曰「靜」，靜曰「復命」，復命曰「常」，知常曰「明」。若執心住空，還是有所，非謂無所。凡住有所，則自令人心勞氣發，既不合理，又反成疾。但心不著物，又得不動，此是真定正基。用此為定，心氣調和，久益輕爽。以此為驗，則邪正可知。若心起皆滅，不簡是非，永斷知覺，入於盲定；若任心所起，一無收制，則與凡人元來不別。若唯斷善惡，心無指歸，肆意浮遊，待自定者，徒自誤耳。若遍行諸事，言心無染者，於言甚美，於行甚非，真學之流，特宜戒此。今則息亂而不滅照，守靜而不著空，行之有常，自得真見。如有時事或法有要疑者，且任思量。今事得濟，所疑復悟，此亦生慧正根。事訖則止，實莫多思，多思則以知害恬，為子傷本，雖騁一時之俊，終虧萬代之業。若煩邪亂想，隨覺則除，若聞毀譽之名，善惡等事，皆即撥去，莫將心受，若心受之即心滿，心滿則道無所居。所有聞見，如不聞見，則是非美惡，不入於心。心不受外，名曰「虛心」；心不逐外，名曰「安心」。心安而虛，則道自來居。故經云：「人能虛心無為，非欲於道，道自歸之。」內心既無所著，外行亦無所為，非淨非穢，故毀譽無從生；非智非愚，故利害無由至。實則順中為常，權可與時消息，苟免諸累，是其智也。若非時非事，役思強為者，自云不著，終非真覺。何邪？心法如眼也。纖毫入眼，眼則不安，小事關心，心必動亂，既有動病，難入定門。

是故修道之要，急在除病，病若不除，終不得定。又如良田，荊棘未誅，雖下種子，嘉苗不成。愛見思慮，是心荊棘，若不除翦，定慧不生。或身居富貴，或學備經史，言則慈儉，行乃貪殘，辯足以飾非，勢足以威物，得則名己，過必尤人。此病最深，雖學無益。所以然者，為自是故然。此心由來依境，未慣獨立，乍無所託，難以自安，縱得暫安，還復散亂。隨起隨制，務令不動，久久調熟，自得安閑。無問晝夜，行止坐臥，及應事之時，常須作意安之。若心得定，但須安養，莫有惱觸，少得定分，則堪自樂，漸漸馴狎，唯覺清遠。平生所重，已嫌弊漏，況因定生慧，深達真假乎？牛馬家畜也，放縱不收，猶自生鯁，不受駕禦。鷹鸇野鳥也，被人繫絆，終日在手，自然調熟。況心之放逸，縱任不收，唯益粗疏，何能觀妙？故經云：「雖有拱璧，以先駟馬。不如坐進此道。」夫法之妙者，其在能行，不在能言，行之則此言為當，不行則此言為妄。又時人

所學，貴難賤易。若深論法惟，廣說虛無，思慮所不達，行用所無階者，則歎不可思議，而下風盡禮；如其信言不美，指事陳情，聞則心解，言則可行者，此實不可思議，而人不信。故經云：「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」夫唯不知，是以不吾知也。

或有言火不熱，燈不照闇，稱為妙義。夫火以熱為用，燈以照為功。今則盛言火不熱，未嘗一時廢火。空言燈不照闇，必須終夜然燈，言行相違，理實無取，此隻破相之言，而人反以為深玄之妙。雖則惠子之宏辯，莊生以為不堪，膚受之流，誰能斷簡？至學之士，庶不留心，或曰：「夫為大道者，在物而心不染，處動而神不亂，無事而不為，無時而不寂。今猶避事而取靜，離動而求定。勞於控制，乃有動靜二心；滯於住守，是成取舍兩病。不覺其所執，仍自謂道之階要，何其謬耶？」述曰：總物而稱大，通物之謂道，在物而不染，處事而不亂，真為大矣！實為妙矣！然則吾子之鑒，有所未明。何則？徒見貝錦之輝煥，未曉始抽於素絲；才聞鳴鶴之衝天，詎識先資於穀食。蔽日之榦，起於毫末；神凝之聖，積習而成。今徒學語其聖德，而不知聖之所以德，可謂見卵而求時夜，見彈而求鴞炙。何其造次哉？故經云：「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。然後乃至大順。」

簡事

夫人之生也，必營於事物，事物稱萬，不獨委於一人。巢林一枝，鳥見遺於叢葦；飲河滿腹，獸不吝於洪波。外求諸物，內明諸己，知生之有分，不務分之所無；識事之有常，不任非常之事。事非常則傷於智力，務過分則弊於形神，身且不安，何情及道？

是以修道之人，要須斷簡事物，知其閑要，較量輕重，識其去取。非要非重，皆應絕之。猶人食有酒肉，衣有羅綺，身有名位，財有金玉。此並情欲之餘好，非益生之良藥，眾皆徇之，自致亡敗，靜而思之，何迷之甚？故莊子云：「達生之情者，不務生之所無，以為生之所無。」（生之所無以為者，分之外物也）蔬食弊衣，足延性命，豈待酒食羅綺，然後為生哉？是故於生無要用者，並須去之。於生雖用有餘者，亦須舍之。財有害氣，積則傷人，雖少猶累，而況多乎？今以隨侯之珠，彈千仞之雀，人猶笑之，況棄道德，忽性命，而從非要以自促伐者乎？

夫以名位比於道德，則名位假而賤，道德真而貴，能知貴賤，應須去取，不以名害身，不以位易道。故莊子云：「行名失己，非士也。」《西昇經》云：「抱元守一，过度神

仙。子未能守，但坐榮官。」若不簡擇，觸事皆為，則身勞智昏，修道事闕。若處事安閑，在物無累者，自屬證成之人。若實未成，而言無累者，誠自誑耳。

真觀

夫觀者，智士之先鑒，能人之善察，究儻來之禍福，詳動靜之吉凶。得見機前，因之造適，深祈衛定，功務全生。自始之末，行無遺累，理不違此，故謂之真觀。然則一餐一寢，俱為損益之源；一言一行，堪成禍福之本。雖則巧持其末，不如拙誠其本，觀本知末，又非躁競之情。

是故收心簡事，日損有為。體靜心閑，方能觀妙。故經云：「常無欲以觀其妙。」然於修道之身，必資衣食，事有不可廢，物有不可棄者，當須虛襟而受之，明目而當之，勿以為妨，心生煩躁。若見事為事而煩躁者，心病已動，何名安心？夫人事衣食者，我之船舫。我欲渡海，事資船舫。渡海若訖，理自不留。何因未渡，先欲廢船？衣食虛幻，實不足營。為欲出離塵幻，故求衣食，雖有營求之事，莫生得失之心，則有事無事，心常安泰。與物同求，而不同貪；與物同得，而不同積。不貪故無憂，不積故無失。跡每同人，心常異俗。此實行之宗要，可力為之。

前雖斷簡，病有難除者，且依法觀之。若色病重者當觀，染色都由想耳，想若不生，終無色事。若知色想外空，色心內妄，妄心空想，誰為色主？經云： 「色者想耳。想悉是空，何有色耶？又思襖妍美色，甚於狐魅。狐魅惑人，令人厭患，身雖致死，不入惡道，為厭患故，永離邪淫。祆豔惑人，令人愛著，乃至身死，留戀彌深，為邪念故，死墮地獄，永失人道，福路長乖。故經云：「今世發心為夫妻，死後不得俱生人道。」所以者何？為邪念故。又觀色若定是美，何故魚見深入，鳥見高飛？仙人以為穢濁，賢士喻之刀斧。一生之命，七日不食，便至於死。百年無色，翻免夭傷。故知色者非身心之切要，適為性命之讎賊，何乃繫戀，自取銷毀？若見他人為惡，心生嫌惡者，猶如見人自殺，己身引項，承取他刃，以自害命。他自為惡，不遣代當，何故引取他惡，以為己病？又見為惡者若可嫌，見為善者亦須惡。夫何故？同障道故。若苦貧者，則審觀之，誰與我貧？天地平等，覆載無私，我今貧苦，非天地也。父母生子，欲令富貴，我今貧賤，非由父母。人及鬼神，自救無暇，何能有力，將貧與我？進退尋察，無所從來，乃知我業也，乃知天命也。業由我造，命由天賦。業命之有，猶影響之逐形聲，既不可逃，又不可怨。唯有智者，因而善之，樂天知命，故不優。故莊子云：「業入而不可舍。」為自業，故貧病來入，不可舍止。經云：「天地不能改其操，陰陽不能回其業。」

由此言之，故知真命，非假物也。有何怨焉？又如勇士逢賊，無所畏懼，揮劍當前，群寇皆潰，功勳一立，榮祿終身。今有貧病惱害我者，則寇賊也。我有正心，則勇士也。用智觀察，則揮劍也。惱累消除，則戰勝也。湛然常樂，則榮祿也。凡有苦事，來迫我心，不作此觀，而生憂惱者，如人逢賊，不立功勳，棄甲背軍，以受逃亡之罪，去樂就苦，何可潛焉？若病者，當觀此病，由有我身，我若無身，患無所讬。故經云：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。」次觀於心，亦無真宰，內外求覓，無能受者。所有計念，從妄心生，若枯體灰心，則萬病俱泯。若惡死者，應念我身，是神之舍。身今老病，氣力衰微，如屋朽壞，不堪居止。自須舍離，別處求安，身死神逝，亦復如是。若戀生惡死，拒違變化，則神識錯亂，自失正業。以此讬生受氣之際，不感清秀，多逢濁辱，蓋下愚貪鄙，實此之由。

是故當生不悅，順死無惡者，一為生死理齊，二為後身成業。若貪愛萬境，一愛一病，一肢有疾，猶令舉體不安；而向一心萬疾，身欲長生，豈可得乎？凡有愛惡，皆是妄生，積妄不除，何以見道？是故心舍諸欲，住無所有，除情正信，然後返觀舊所癡愛；自生厭薄。若以合境之心觀境，終身不覺有惡，如將離境之心觀境，方能了見是非。譬如醒人，能知醉者為惡；如其自醉，不覺他非。故經云：「吾本棄俗，厭離人間。」又云：「耳目聲色，為子留愆。鼻口所喜，香味是怨。」老君厭世棄俗，猶見香味為怨。嗜欲之流，焉知鮑肆為臭哉。

泰定

夫定者，盡俗之極地，致道之初基，習靜之成功，持安之畢事。形如槁木，心若死灰，無感無求，寂泊之至。無心於定，而無所不定，故曰「泰定」。莊子云：「宇泰定者，發乎天光。」宇則心也，天光則慧也。心為道之器宇，虛靜至極，則道居而慧生。慧出本性，非適今有，故曰「天光」，但以貪愛濁亂，遂至昏迷，澡雪柔挺，復歸純靜，本真神識，稍稍自明，非謂今時，別生他慧。慧既生已，寶而懷之，弗為多知，以傷於定。非生慧之難，慧而不用為難。自古忘形者眾，忘名者寡。慧而不用，是忘名者也，天下希及之，是故為難。貴不能驕，富不能奢，為無俗過，故得長生富貴。定而不動，慧而不用，德而不恃，為無道過，故得深證常道。故莊子云：「知道易，勿言難。」知而不言，所以之天，知而言之，所以之人。古之人，天而不人，慧能知道，非得道也。人知得慧之利，未知得道之益。因慧以明至理，縱辯以感物情。與心徇事，觸類而長，自云處動，而心常寂，焉知寂者，寂以待物乎？此行此言，俱非泰定。智雖出眾，彌不近道，

本期逐鹿，獲兔而歸，所得蓋微，良曲局小。故莊子云：「古之修道者，以恬養智。」智生而無以知為也，謂之以智養恬。智與恬交相養，而和理出其性，恬智則定慧也，和理則道德也。有智不用，以安其恬，養而久之，自成道德。

然論此定，因為而得成，或因觀利而見害，懼禍而息心，或因損舍滌除，積習心熟，同歸於定，咸若自然。疾雷破山而不驚，白刃交前而無懼，視名利如過隙，知生死若潰癰，故知用志不分，乃凝神也，心之虛妙，不可思也！夫心之為物，即體非有，隨用非無，不馳而速，不召而至。怒則玄石飲羽，怨則朱夏殞霜，縱惡則九幽匪遙，積善則三清何遠。忽來忽往，動寂不能名；時可時否，蓍龜不能測，其為調禦，豈鹿馬比其難乎？太上老君運常善以救人，昇靈台而演妙，略二乘之因果，廣萬有之自然，漸之以日損有為，頓之以证归无學，喻則張弓繫矢，法則挫銳解紛。修之有途，習以成性，黜聰隳體，嗒焉坐忘，不動於寂，幾微入照，履殊方者，了義無日，由斯道者，觀妙可期。力少功多，要矣妙矣！

得道

夫道者，神異之物，靈而有性，虛而無象。隨迎莫測，影響莫求，不知所以然而然之，通生無匱謂之道。至聖得之於古，妙法傳之於今，循名究理，全然有實。上士純信，克己勤行，空心谷神，唯道來集。道有至力，染易形神，形隨道通，與神為一。形神合一，謂之神人。神性虛融，體無變滅，形與之同，故無生死。隱則形同於神，顯則神同於形，所以蹈水火而無害，對日月而無影，存亡在己，出入無間。身為滓質，猶至虛妙，況其靈智益深益遠乎！故《靈寶經》云：「身神共一，則為真身。」又《西昇經》云：「形神合同，故能長久。」然虛心之道，力有深淺，深則兼被於形，淺則唯及其心，被形者則神人也。及心者但得慧覺而已，身不免謝。何則？慧是心用，用多則體勞，初得小慧，而多辯，神氣散泄，無靈潤身，生致早終，道故難備，經云「屍解」，此之謂也。

是故大人含光藏輝，以期全備，凝神寶氣，學道無心。神與道合，謂之得道。故經云：「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。」又云：「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？不曰：求以得，有罪以免耶？」山有玉，草木因之不凋；人懷道，形體得之永固。資薰日久，變質同神，練神入微，與道冥一。散一身為萬法，混萬法為一身，智照無邊，形超有際，總色空以為用，合造化以為功，真應無方，信惟道德。故《西昇經》云：「與天同心而無知，與道同身而無體，然後大道盛矣！」而言盛者，謂證得其極。又云：「神不出身，與道同久。」且身與道同，則無時而不存；心與道同，則無法而不通。耳與道同，則無聲而不聞；眼與道

同，則無色而不見。六根洞達，良由於此。至論玄教，為利深廣，循文究理，嚐試言之。夫上清隱秘，精修在感。假神丹以煉質，智識為之洞忘。道德開宗，勤信惟一，蘊虛心以滌累，形骸得之絕影。方便善巧，俱會道源，心體相資，理逾車室，從外因內，異軌同歸。該通奧賾，議默無違，二者之妙，故非孔、釋之所能鄰。其餘不知，蓋是常耳。

太上昇元消災護命妙經頌序

天尊示見三略，慈憫四生，開眾妙之門，救無極之苦。是以垂文元教，曲奏妙音，俾未聞者聞，令未悟者悟。此經者，蓋太上元元老君之所作也。其旨也，即妙性之本，萬法之宗焉！文雖簡略，理實淵深，一毛吞四海之波，巨黍納無鞅之眾，神明莫測，智識難詮。不可以聲求，不可以色見，遠而無外，近而無親，追之不見其前，伺之不來其後。無上之上，不可階而升也；元之又元，不可得而聞也。混先天而不古，曆浩劫以長存。尊而無名，貴而無位，逡巡萬變，倏忽無邊。照耀則日月有虧，覆載則乾坤不侖，隨機化導，對境忘心，抉疑網以入元宗，引輪回而歸覺路，散餘一氣，毓彼群生。失我則逝水以俄傾，保我則後天而不老，毀之者持巨帚以掃昆侖，究之者類鴻鵠之飲滄海。所以元言莫暢，聖道難彰，縱有修行，徒多讀誦，朝聞夕死，未見其人。不揆斐然，輒為頌雲。

上清含象鑒圖序

夫四規之法，獨資於神術；千年之奇，唯求於烏影，含光寫貌，雖睹其儀；尚象通靈，罕存其制。而鑒之為妙也。貞質內凝，湛然惟寂，清暉外瑩，覽焉遂通。應而不藏，至人之心愈顯；照而徵影，精變之形斯複。所謂有貞明之道也，有神靈之正也。捧玩之寶，莫先茲器。既可以自見，亦可以鑒物，此鑒所以外圓內方，取象天地也。中列爻卦，備著陰陽也。太陽之精，離為日也。太陰之精，坎為月也。星緯五行，通七曜也。雷電在卯，震為雷也。天淵在酉，兌為澤也。雲分八卦，節運四時也。此表天之文矣，其方周流為水，以瀉四溟，內置連山，以旌五嶽，山澤通氣，品物存焉，此立地之文也。詞銘四句，理應三才，類而長之，可以意得，此寄言以明人之文也。故曰「含象鑒」，蓋總其義焉。勒書於匣，詳觀制器之象矣。

天地宮府圖序

夫道本虛無，因恍惚而有物；氣元衝始，乘運化而分形。精象元著，列宮闕於清景；幽

質潛凝，開洞府於名山。元皇先乎，象帝獨化。卓然真宰，湛爾冥寂，感而通焉，故得瓊簡紫文，方傳代學，琅函丹訣，下濟浮生。誠誌攸勤，則神仙應而可接；修煉克著，則龍鶴昇而有期。至於天洞區畛，高卑乃異；真靈班級，上下不同。又日月星門，各有諸帝。並懸景位，式辨奔翔。所以披纂經文，據立圖象，方知兆朕，庶覿希夷。則臨目內思，馳心有詣，端形外謁，望景無差。乃名曰《天地宮府圖》。共天元重疊，氣象參差。山洞崇幽，風煙迅遠。以茲縑素，難具丹青，各書之於文，撰《圖經》二卷。真經所載者，此之略備。仙官不言者，蓋闕而未詳。

天隱子序

神仙之道，以長生為本，長生之要，以養氣為先。夫氣受之於天地，和之於陰陽。陰陽神虛謂之心，心主晝夜寤寐，謂之魂魄。如此人之身，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。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，著書八篇，包括秘妙，殆非人間所能力學。觀夫修煉形氣，養和心虛，歸根契於伯陽，遺照齊於莊叟，長生久視，無出是書。承禎服習道風，惜乎世人夭促真壽，思欲傳之同誌，使簡易而行。信哉！自伯陽而來，唯天隱子而已矣。

景震劍序

夫陽之精者，著名於景；陰之氣者，發揮於震。故以景震為名，式（闕）備氣之義。是知貞質相契，氣象攸通，運用之機，威靈有應。撝神代形之義，已睹於真規；收鬼摧邪之理，未聞於奇制。此所以劍麵合陰陽，刻象法天地。乾以魁罡為杪，坤以雷電為鋒，而天罡所加，何物不伏？雷電所怒，何物不摧？佩之於身，則有內外之衛；施之於物，則隨人鬼之用矣。

陶宏景碑陰記

大哉道元，萬靈資孕。其自然也，忽恍不測。其生成也，氤氳可知。若夫稟習經法，精思通感，調運丹液，形神煉化，歸同一致，異三清，自古所得，罕能盡善。兼而聚之，鑒而辯之，靜而居之，勤而行之者，實惟貞白先生歟！蓋特稟靈氣，胎息見龍昇之夢；卓秀神儀，骨錄表鶴仙之狀。心若明鏡，洞鑒無遺；器猶洪鍾，虛受必應。是以天經真傳，備集於昭台；奧義微言，鹹訣於靈府。纂類篇簡，悉成部帙，廣金書之鳳篆，益琅函之龍章。闡幽前秘，擊蒙後學，若諸真之下教，為百代之明師焉。睹先生寫貌之象，則道存目擊；覽先生著述之義，則情見乎辭。縱逾千載，亦可得之一朝矣！至於思神密

感之妙，煉形化度之術，非我不知，理難詳據。敬以修身德業，受書道備。按夫科格，固超真階，命分殊途，顯然異軌。應從解景，不事登晨，冥升上清，弗可得而測識已。然隱几云化，虛室仍存；代劍未飛，陰邱尚閉。道尊、德貴，終古不渝；披文相質，迺今無睹。朝代累革，年世轉睽，永懷仙烈，久增誠慨。子微將遊衡嶽，暫憩茅山，與諸法義，聚謀刻石，邵陵撰制，美具當年。今以書勒，言全往行，因運拙筆，聊述真猷，紀於碑陰，式昭年世。時大唐開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書。

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真圖讚（並序）

夫得道成真，有隱有顯；躋神化質，多術多途。大茅君辭親入嶽，仙業備而歸來，坐致旍輿，白日輕舉。高邱子解形避世，丹藥就而不返，行馭龍鶴，遯景潛昇。見靈妙者，以獎諸道學之勤；混<攴冬><攴卒>者，以息其生離之望。或命分有照冥之異，事不可違；或性樂有語默之殊，理從自適。古仙出處，兼此顯晦；時人記傳，罕能詳測。故跡有再三，述有前後，會通機變，方知至妙焉。

桐柏真人王君，即周靈王之太子子晉也。按《史記》云：「太子聖而早卒。」據《列仙傳》曰：「隱而登仙。」兩說不同，蓋有由矣。司馬公述乎國史，劉子政驗以道書，國史戴其前卒之蹤，道書著其後仙之事。真仙相反，尚見異於同時；彼我相違，況與懸於數紀？且其特稟靈氣，已積習於前生；假孕人胎，暫應身於此世。幼而通聖，是習性之久也；誕而有髭，是身貌之昔也；煉神入微，謫仙促限，知賓帝之一舉，期師曠於三載。說賓帝乃衝形之旨，豈肯沈魂；誡師曠慎不壽之言，明知弗夭。良以早斃人間，遽還仙境，輕此儲位，重彼真仙，遊洛川以佇懷，暢笙歌之逸韻，感浮邱而降接，傳出世之奇方。故能蛻形示終，隱山學道，振羽之日，謝時衝天，其初卒後仙，亦不足疑怪也。是以京陵之墓，經古啟而劍飛；緱氏之祠，迄今立而神在。化昇之致，事理昭然。

承禎早處嵩嶽，慕山林之抗跡，每謁堂廟，欽影響之餘靈。對風景而虛心。懷七日之如昨；瞻雲天而悠思，仰三清之又元。複以玉晨策命，當侍弼之榮秩；金庭宰職，赴桐柏之名山。五嶽是司。群神所奉；八洞交會。諸仙遊集。周紫陽受素奏之符，夏明晨稟黃水之法，密契者傳密訣於同道，歸誠者告幽遯之殊庭。靈墟信奇，丹水濟成神之域；福地旌異，黃雲靄不死之鄉。林宇岩房，存諸棲憩。石梁峰闕，紀其登遊。所以負笈幽尋，為室靜處，希夷尚，視聽罕通。乃觀仙傳，追伊洛之發跡；複披《真誥》，慕華陽之降形。輕運丹青，敬載圖象，敢為讚述，庶表誠心。方以焚香啟玩，窺天洞於素牒；聽氣內思，奉光儀於絳府。自以在世，迄於昇真。凡有一十一圖，纂成一卷。

圖畫周朝宮闕，作穀洛二水相合而鬥，稍毀宮城處，人夫負土欲壅此川。作太子具冠服立於靈王前諫事。讚曰：

稟神幼聖，繼明英聰。谘諫壅水，切爭飾宮。如何不納，更事修崇。預言禍敗，果致卑窮。（第一）

圖畫東殿宇，作太子坐處與叔譽，師曠問答事。其師曠乃舉躅其足。讚曰：

學聚該洞，辯物談述。叔譽斯窮，師曠匪詰。隱妙神性，謬測聲質。賓帝有期，瞑臣詎悉。（第二）圖畫太子吹笙遊於伊洛間，道士浮邱公降接之事。讚曰：

位寓儲宮，字著仙閣。誌淩雲漢，跡厭城廓郭。學鳳調篁，思真佇洛。浮邱降授，解形是讬。（第三）

圖畫宮殿作太子臥卒形，群臣顰泣事。及太子共浮邱公東南行向嵩高山事。讚曰：

劍杖有術，符藥多方。代形未化，蛻質默詳。尋師道長，辭親愛忘。隱山自逸，瘞墓徒傷。（第四）

圖畫嵩高山作修學岩林居處，岩中有經書丹灶，浮邱公坐在其中。岩前作壇，王君坐在壇上燒香精思事。又王君出於山次，見桓良共語事。讚曰：

棲山隱跡，學道煉形。年淹數紀，業契群靈。告期七日，將邁三清。桓良返報，周國待迎。（第五）

圖畫王君乘鶴駐在緱氏山頭，舉手謝時人，並作周國帝王儀仗，及時人眾等望不得到，及王君控鶴昇天事。讚曰：

傾人國內，駐鶴山巔。遙謝舉手，永絕歸年。留情數日，衝景三天。孤軒暢遠，眾被悲旋。（第六）

圖畫天上上清宮闕、作道君形像，仙真侍衛，作二童側立共捧案，案上有玉策，並作一

真人側立宣付王君。讚曰：

形聲入妙，道備登真。奉朝金闕，稟策玉晨。德業爰敘，職位攸遵。二儀齊奉，萬劫凝神。（第七）

圖畫王君乘雲車羽蓋，仙靈侍從旌節導引龍鶴飛翔，從天而降，欲赴桐柏山洞宮事。讚曰：

班錫所稟，羽儀鹹備。雲景浮軒，龍鶴騁轡。旍節導從，雲仙會萃。自天乘階，瞻山赴位。（第八）

圖畫桐柏山作金庭洞宮，王君坐在宮中，眾仙侍衛，並五嶽君各領佐命等百神來拜謁。讚曰：

山有玉洞，宮曰金庭。九天通象，三晨伏精。侍帝斯任，弼王所貞。領司五嶽，統禦百靈。（第九）

圖畫真人周季山作道士服於桐柏山見真人王君，王君以左手執素奏丹符欲付周君。周君長跪而受之。作夏馥著古人衣遇見王君，王君把一卷書欲付馥。馥長跪舉兩手受之。其周夏二人皆作山人裝束，各作一笈解在其人邊石上，皆跪於王君。王君作真人衣服，並有三五個仟人侍在左右。讚曰：

周君訪道，丹符見授。夏氏求仙，黃水之究。煉形奇術，非師不就。幽感爰通，冥期可候。（第十）

圖畫茅山楊君學道壇宇處。王真人降，見著芙蓉冠絳衣白珠綴衣縫帶劍。楊君把紙筆附前而書。其衣作真仙之制，其劍<肖皮>依經中樣式。讚曰：

真仙匪遙，感通惟密。應彼幽誌，降茲靈質。誡訓著言，詠歌兼述。見景非久，衝真返一。（第十一）

含象鑒銘

天地含象，日月貞明。寫規萬物，洞鑒百靈。

龜鏡銘

龜自卜，鏡自照。吉可募，光不曜。青蓋作鏡大吉昌，巧工刊之成文章。左龍右虎辟不祥。朱鳥元武順於旁，子孫富貴居中央。

素琴傳

桐琴字清素，臨海桐柏山靈墟之木也。其先自開辟之初，稟角星之精，含少陽之氣，昭生厚土，挺出崇嶽。得水石之靈，育清高之性，擢幹端秀，抽枝扶疏。盤根幽阜，藏標散木，經億萬歲，人莫之識，唯鳳從之遊，以棲蔭焉。神茂靈嗣，子孫彌遠。承先胄之喬者，聚於魯郡嶧山之陽，分株徙植，略遍諸嶽。既因地受氣，亦殊體異材，雲和空桑，冬夏異奏，繞梁焦尾，世代奇聲。昔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以諧八音，皆相假合，思一器而備於律呂者，編斫眾木，得於梧桐，制為雅器，體名曰「琴」。琴者禁也。以禁邪僻之情，而存雅正之誌，修身理性，返其天真。

夫琴之制度，上隆象天，下平法地，中虛合無外響（闕）暉暉有十三，其十二法六律六呂。其一處中者，元氣之統，則一陰一陽之謂也。而律管有長短，故暉間有賒促，當暉則鳴，差則否，亦猶氣至灰飛，時移景正。神理不測，其在茲乎？上為人頸人肩，取其發聲之位也。中為鳳翅，取其來儀之音也。末為龍齗，取其幽吟之感也。其餘形制，各因用立名。施以五弦，繩繰有差，品以五音，調韻成弄。於是奏之，通神明之德，合天地之和。黃帝作清角於西山，用會鬼神。虞舜以南風之詩，而天下理。此皇王以琴道致和平也。故曰「琴者樂之統」，君臣之恩矣。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徵，元鶴二八，降於廊門。再奏之，引頸而鳴，舒翼而舞。瓠巴鼓琴，則飛鳥集舞，潛魚出躍。師文各叩一弦，乃變節候，改四時。總諸弦，則景風翔，慶雲浮，甘露降，醴泉湧。此明閑音律者，以琴聲感通也。黃老君彈雲和流素之琴，真人拊雲和之琴，《內經》號「琴心」，文涓子著《琴心論》，此靈仙以琴理和神也。孔子窮於陳蔡之間，七日不火食，而弦歌不輟。原憲居環堵之室，蓬戶甕牖褐塞匡坐而弦歌，此君子以琴德而安命也。許由高尚讓王，彈琴箕山；榮啟期鹿裘帶索，攜琴而歌，此隱士以琴德而興逸也。伯牙鼓琴，鍾子期聽之，峨峨洋洋，山水之意，此琴聲導人之誌也。有撫琴見螳螂捕蟬，蔡邕聞之，知有殺音，此琴聲顯人之情也。是知琴之為器也，德在其中矣。琴之為聲也，感在其中矣。無成與虧，雅量貞固；有操而作，響應通變。至於五性有殊，習之而愈勵，則箕子以全忠，

子夏以明孝。六情有偏，聽之而更切，則景公之酣樂，漢祖之傷心。與夫冥寂之士，怡閑之居者，希音通於反聽，太和衝於浩然，則孫登之神遊宇外，稷公之道長邱中。猗歟！夫子之所玩也。宏矣深矣！

予以癸卯歲居靈墟，至丙午載，有桐生於階前。迨壬子祀，得七歲，而材成端偉，枝葉秀茂。鬆竹為林，堅貞益其雅性；飆澗為友，清泠葉其虛心。意欲留之棲鳳，而鳳鳥未集；不若采以為琴，而琴德可久。候瓊霜之既降，俟珪葉之凋去，定陰陽之向背，揆長短之尺寸。爾乃取其元幹，不暇待其孫枝，以甲寅年，手操斤斧，自勤斫削，重其清虛，外運力思。然琴之體，既有人肩，而無其首。尚象之義，將為未備。斯所以圓其首，曲其翅，方其肩，短其足。自餘改制，頗殊舊式。七月丙戌朔七日壬辰造畢。於是施軫珥，調宮商，叩其音韻，果然清遠。故知彼群山之常材，此台嶽之秀氣，用白賁之全質，施綠綺之華彩。遁世無悶，有讬心之所；寂慮怡神，得導和之致。與其遊靈溪，登華峰，坐皓月，淩清飆，先奏《幽蘭白雪》，中彈《蓬萊操白雪引》，此二弄自造者。其木聲也，則琅琅鏘鏘，若球琳之並振焉。諸弦合附，則采采粲粲，若雲雪之輕飛焉。眾音諧也，則喈喈噰噰，若鸞鳳之清歌焉。因時異態，變化不窮，觸類通神，幽興無已。非絲桐之奇致，何感會之若是？取聲之入神者清角清徵，體之全真者素也。故云「見素」，字以厥義，式表其德。敬而友之，期乎益矣！

夫木之為用也多矣，樂之為聲也眾矣，未若以桐制琴之為也。何者？鹹池率舞，資八音之協；簫韶來儀，備九成之奏。而桐樹自延於丹鳳，琴聲乃降諸元鶴，為感通之所致。斯在樂之特優，豈不以其象法天地；其音諧律呂，導人神之和，感情性之正者哉？自古賢人君子，莫不操之以無悶，玩之而無斁。左琴右書，蓋有以也。清素者，以山名桐柏，而桐樹生焉。地號靈墟，而靈氣出焉。故有將遽長佳材，則成雅器，調高方外，弄送邱中。同心之言，得意於幽蘭矣！歲寒之操，全貞於風鬆矣！相與為冥寂之友者，淡交於琴乎？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